



【青未了散文奖征集作品】

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

□杨曙明

她叫杨秀芝，曾经是全国三八红旗手、济南市街道工作的旗帜和标兵，更是历下区家喻户晓的学习楷模。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，有过许多榜样、楷模，不过要说这些榜样和楷模距离我最近且让我最感亲切、最值得崇敬的，当数杨秀芝。

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”杨秀芝就是这样一位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。1929年出生的她，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随丈夫来到济南之后，随即就参加街道居委会的工作，并长期担任南北历山街居委会主任，直到去世前仍担任着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。她从小杨、杨大姐，到杨大妈、杨奶奶，五十多年如一日，始终践行着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成为那些年间历下区、济南市，乃至山东省居委会工作的旗帜、标杆。在当年的南北历山街，少年儿童们喊她“杨奶奶”，年轻人称呼她为“杨阿姨”，中年人称呼她为“杨大妈”，年龄大的人则大都称呼她“杨主任”，但不管什么称呼，里面无不浸透着人们对她的敬佩、尊敬和亲热。

记得四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我所在工厂的翻砂车间就在南北历山街南头，当时我在翻砂车间干炉前工。因为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南北历山街，所以时常能够看到杨秀芝那忙忙碌碌的身影：清瘦的身材，干净利索的装束，胸前佩戴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胸章；不是在与居民聊天，就是在串门走访，要么就是在清扫卫生，或是沿街贴标语……那时候她能吸引我的目光，是因为我知道她的大名。虽然当时她并不认识我，可在那个崇尚英雄和先模的年代，她却是我心中学习的楷模。

街道卫生事关居民生活环境、生活心态和身体健康，而且还是街道工作的门面，杨秀芝对此很是心知肚明，所以自打她参加居委会工作那天起，尤其是当上了被居民俗称为“街道主任”的居委会主任之后，就始终把街道卫生当成天天抓的头等大事。当年居住在南北历山街的人们都还记得，那些年在每个院落的大门洞里，都有街道干部们放置的扫把、簸箕，为的就是随时取用，方便取用。570米长的南北历山街，再加上居委会所辖的东西历山街、贺胜戏场街、东玉斌府街、木头园子巷，总长度在千米以上，说来虽还不算太长，可几十年间天天都把街面卫生保持得那样整洁，而且连117个居民院落也是如此，的确不简单，也的确不容易。记得济南市开始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最初那几年，南北历山街居委会自然而然成为学习的样板，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可谓络绎不绝。那些年间，但凡是各级政府通报表彰卫生先进单位，绝对少不了南北历山街居委会的大名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曾经在历下区原东门街道办事处，也就是如今的大明湖街道工作过两年多的时间，因为南北历山街居委会就在这个办事处区域内，所以有幸与杨秀芝成了“忘年交”，而近距离的接触让她老人家更成为我最崇敬、最敬重的人。虽然调离“东门”之后我们没了工作中的交往，但我与她老人家还时常通个电话，隔三差五地还要见个面聊聊天。我们聊天时大都是她讲我听，可这就让我很是心满意足了。她给我聊得绝无私事，绝大多数都是居委会工作的“家长里短”。她关爱街坊邻里，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岂止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说两句话不离本行也绝不为过，有时候简直就是句句话不离本行。

居委会的工作都是些事关群众生活的琐碎事，但就是这些琐碎事，却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威望，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指数，杨秀芝非常明白这个大道至简的真理。改革开放之初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造成了服务网点少，居民生活很不方便之窘况。为了解决困扰居民的“不方便”，她带头凑了20多元钱，从“提篮小卖”开始，陆陆续续办起了十多个具有代购、代销、代办

职能的小饭店、小商店、小奶站、维修站、物资回收站，成立了托儿所、缝纫组、维修站、理发店、面条加工点、儿童课外活动园等等，服务项目达四五十项之多，较好地解决了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难点。后来杨秀芝把这些做法概括为“十不出居”，不久，这“十不出居”的先进经验就得以在全市和全省推广，其裂变效果对当年方便居民生活，发展居办经济，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。

居委会工作无所谓八小时之内之外，因为街坊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多为八小时之外的事，因而街道主任们辛苦不言而喻，更何况把居民冷暖放在心上不是空对空的虚话，需要实打实的付出。那些年里的杨秀芝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不管是风里还是雨里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哪里有需要，哪里就有她的身影，以致时常顾得了“大”家，顾不了“小”家。

杨秀芝让我敬佩的不仅是勤劳为民、任劳任怨的精神，还有她那高风亮节、公而忘私的品德。她从事居委会工作前期的那二十八年，按照当时的政策，既无工资，也无补贴，可谓完完全全的义务奉献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政府曾多次动员家庭女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工作，杨秀芝也有过几次进工厂的机会，她也曾经萌动有这样的想法，可是，面对“分社”(街道办事处)的诚挚挽留，面对街坊邻里们的依依不舍，面对她实在也放心不下的牵挂，于是，她只好把“萌动”“消灭”在心里。要知道，当年是困难时期，她有5个孩子要抚养，7口之家全靠丈夫那60多元工资，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。最困难的时候七口人“蜗居”在21平方米的住房内。随着儿女们的长大，她们家的住房虽然有所改善，但仍是很“逼仄”。1980年，党和政府出台政策，为杨秀芝这些多年从事居委会工作，但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实施特殊“招工”，让他们成为名义上的“正式工人”，能名正言顺地领取工资，以便继续安心在居委会工作，于是，杨秀芝便成了济南华通汽修厂的工人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，有病就得吃药，杨秀芝当然也不会例外，更何况几十年透支体力的忘我工作，让她早已是疾病缠身。她既然是华通的工人，按说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医药费，可是华通的领导们告诉我，老人家从来没有报销过医药费。说起来不可思议，但从这不可思议之中，让我们看到了她的高风亮节。

晚年的杨秀芝身体多病，虽然60岁那年华通汽修厂就按照规定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，可她仍然坚持在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。老伴和儿女们私下无数次劝她退下来，可无数次的劝说都没有成功，因为融化在她血液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，需要行动上的不断“喷发”。即便是后来退休“二线”，她仍然担任着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，而且每天还是像以往那样在居委会里忙忙碌碌，直到病倒在工作岗位上。

2006年春节过后，杨秀芝病倒了，3月8日与世长辞，享年77岁。在她老人家去世前几天，我到医院去看望她时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跟我念叨的仍是那无尽无休的居委会工作，这让我更深切感受到，她早已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精神，融化到血液里。

在送别杨秀芝的悼念仪式上，有这样几幅白底黑字的横幅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小学生们的心声是：“杨奶奶，我们永远想念您”；居民群众送的挽联是：“人民的好代表，居民的贴心人”；公安干警们则用“公安干警想念杨主任”，道出了他们与老人家的深情厚谊；“人民的公仆，我们的榜样”，则让人们看到了公务员们对他们心中楷模的崇敬之情。

岁月流逝，往事如烟，如今，曾经的南北历山居已经成了大明湖公园的风景区，那鹤华桥就建在南北历山街的旧址上。回首往事，杨秀芝老人家虽然辞世已有十多年，可是当年家住在南北历山居的街坊邻居们，说起他们的杨主任，言语里仍还透着亲切，浸着感激、露着自豪，当然还有那深情的怀念。

选择 ——献给建党100周年

□姜晓军

为什么中国选择了你
因为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
只有你能 你行

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你

因为有地位 有幸福 有尊严
只有你能 你行

为什么我选择了你
因为我想活出美好人生
只有你能 你行

【念念亲情】

写不尽乡村里的爹和娘

□鲁北

一匹马拽不住时光，十匹马也拽不住时光。

在纸上涂涂鸦鸦，或在电脑上敲敲打打，屈指算来，一晃40多年了，禁不住吓了一跳，时光过得真快啊！这些年，写土地、写庄稼、写圈里的猪、写牲口棚里的马、写拱出草垛堆的太阳、写挂在树梢上的月亮、写蝉鸣、写犬吠、写正月里的村戏、写大喇叭里的春天，写来写去，写不尽的，还是乡村里的爹和娘。

爹八十一岁了。我最近几次回家，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前。这几年，镇上都组织老年人体检，我看了爹的体检报告，并无大恙，有些指标，比我的还好。指标尚好，也许是一些表面现象。

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。虽然经历过许多的苦难，但一直昂着头，挺过来，使一个贫困的家庭过上了殷实的生活。

爹年轻的时候，在生产队里当队长，当了二十多年，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，才卸下重任。

那一年，村子后面来了油田钻井队，爹就去井队上拾破烂、捡废油。以后，建起输油管线加温站，爹成了业余职工。那些年，围着油田转悠，凭借着勤劳，有了不菲的收入。

六十岁以后，爹就把土地交给我的弟弟耕种了。刚开始，他不放心，坚持去地边指手画脚，有时也给弟弟搭把手。我弟弟也是种地的好把式，有种地经验，每年的庄稼都比邻居家种得好，爹才放了心。

爹闲不住。他买了几只山羊，养着。我们村是荒原上的村落，住得很零散，户与户之间隔着六七十米，有的甚至一百多米。这闲置的地方，有的种庄稼，有的闲着，就长草。爹就把羊拴在附近的草地上。羊的繁殖能力很强，每年都会卖一些，换回不少的辛苦钱。

一晃二十年。羊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他还执意养着，早上牵出去，晚上牵回来，中间还要去几趟，送水，换换地方。羊吃贱草，固定在一片草地上，它们是吃不饱的。牵着羊的时候，爹经常被不听话的羊，拽一个趔趄。爹的力气已经远远没有羊的力气大。关于养羊这件事，弟弟和妹妹向我说过多次，让我劝劝父亲不要再养了。我征求过父亲的意见，他还是愿意养着几只羊。用他的话说，一来可以有经济收入，二来可以锻炼身体，要是没有一点营生干着，就连走路也不愿意走了，慢慢地，人就废了。

周末回到家里，我和父亲说话，他有时冲我笑笑，有时心不在焉。我问母亲是怎么一回事，母亲说，耳朵背了。父亲已经不

主动与我们交流。你不和他说话，他很少和你搭腔。

近两年，父亲的眼睛时常模糊，咨询过村里的医生，属于老年性疾病，白内障。不算大病，做一个切除手术就万事大吉。秋收以后，我和父亲商量，我们去沪滨眼科做了吧。父亲说，地里还有一点棉花没有摘完，过几天吧。

娘也八十岁了。去年，娘的身体一天天消瘦。我问娘，哪儿不舒服？娘说，能吃能喝，不疼不痒，没有毛病。年龄大了，瘦一点，有钱难买。看了娘的体检报告单，指标正常，也就没太在意。

其实娘的消瘦，爹心里有数。半年前，娘就摸出自己的腹部有一个小枣大的硬块，也告诉了爹。但一直不和我们说。怕我们忙。拖着，拖着，一直拖着。直到鸡蛋那么大，才告诉我们。我们带娘到了县中心医院，做了检查。医生已经诊断了八九不离十，还是建议我们去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，做进一步检查。

我们早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
娘拖着，拖着，一直拖着，拖到了滨医附院，拖到了住院一部，拖到了14楼，妇二病区，33床，再也拖不动。娘，顽强地把自己拖成一个病人。

娘的身体向来很好，很少感冒。即使感冒了，也很少吃药。没有打过吊瓶。这是娘第一次住院。在医院里检查的时候，娘有些害怕，有些害羞。她没有在外人面前把自己脱光过。护士逗娘开心，问，阿姨，你多大岁数了。娘说，八十了。护士说，您不像八十的，真健康啊。然后开导我娘，说是个小手术，拿出来就好了。娘点点头，信以为真。

手术前需要清肠，喝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3公斤。很难喝，在我们的劝说下，娘一鼓作气喝了下去。

早上，我们把娘送到护士站，护士让她躺下，给她插导尿管，娘很羞涩。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。这五个小时，我们等在手术室外，是按秒计算的。

手术以后，娘很乐观。说自己得的是个小毛病，拿出来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们不知道，娘是骗自己，还是骗我们。

娘这辈子，做过两次手术。这一次，是为了她自己。到现在，娘为自己做的事情，就只有这一件。

前不久，在朋友圈里，我看到一张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在自己的孙子，也许是重孙子，缝补书包的照片。我看了良久，流了泪。这不是我的娘吗？这不是我们的娘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娘。

普天下的爹娘，都是这样。